笑報

第四號

今日一張大洋二分

定報價格
每三日出一張增刊無定
中國境內全年二元半年一元一角每月二角日本同國外各埠加倍均以大洋計算郵費先惠郵費在內

廣告刊例
（特等）登於新聞中價面議
（頭等）封面分格計三英寸闊二英寸高爲一格每期每格洋四元
新聞中縫分三格每格五元零登驗頁照算
（二等）後幅分格與封面同每期每格三元

上海派克路益壽里一七二七號電話西三五二四

今日

四馬路大東書局
舉行星期廉價
各種書籍文具
概照實價九折

四馬路大東書局於今年起每逢星期日舉行廉價定名爲『星期廉價』不論書籍文具一律照平常折實售價再打九折今日爲廉價之第三日有預約書二種特價書一種亦照預約價特價再打九折尤爲平常難逢之便宜機會

尺牘成語辭典 定價二元預約一元 今日廉價減收九角
商業實用珠算全書 定價一元六角預約八角 今日廉價減收七角二分
福爾摩斯新探案全集 定價一元六角廉價九角六 今日減收八角六分四厘
紫羅蘭第七號今日出版 平日三角今日二角七分
上海大東書局啓

無盡藏齋鬻書例言

無盡藏齋主人江蕭平字龍[illegible]曇屏髯僑呼曰曼倩沈乙龕鄭海藏皆稱之曰曼君并[illegible]字前郎官江蔡生先生之公孫也髫年即遠爲書其[illegible]其母皆工六法其父子誠大令又喜收藏故曼倩習[illegible]所造益遠曼倩賦性豈和而思精力銳每臨宋元以[illegible]神形畢肖乙龕稱其才通文仇道人謂多師宋文賢[illegible]歐褚勁健之筆直追唐子畏曼倩寫山水將二十年[illegible]以書法進之之蓋求書不若求畫於書也故曼倩數歲[illegible]每大書進者日益追之因爲之定其直例於左甲子夏[illegible]書益大求者日益緊

山水畫例

堂幅每尺五元逾六尺每尺六元逾[illegible]八尺每尺八元
每尺四元逾六尺每尺五元逾六[illegible]每尺六元
同堂幅四元半幅同屏幅琴條同[illegible]卷冊視山水方橫幅整屏幅
紈摺扇每柄四元吹雲彈雪過大者[illegible]每尺加陸元
青綠沒骨白描補景工[illegible]冊頁加半元
（[illegible]）屏幅點景加倍[illegible]金箋絹綾加倍
半之一收件處上海各大箋[illegible]人名讀別議墨費加
十里三號江一平律師寓[illegible]通訊處北火車站升

肺病專門醫生

唐拾義咳丸

注意 注意 久咳成癆
多咳傷肺日久成癆[illegible]惟治癆病
必愈之藥惜全[illegible]尚無發
明辛經唐拾義[illegible]研究審美
特製久咳丸尤[illegible]其咳咳止
則不致傷肺而[illegible]此正本
清源之[illegible]不
可不知

價目 每瓶一元
上海三馬路福州路口
父子大藥房

□補血聖品□

人造自來血

人身血液之盛衰關係身體之強弱盛衰究衛生者宜保養[illegible]調護氣血
[illegible]自來血[illegible]補血液妙品本藥房自[illegible]以來治愈
體血虛弱[illegible]不可勝計可見神功久[illegible]非偽藥所
世[illegible]可比[illegible]
凡男子患[illegible]肌瘦血
精虧婦女[illegible]後虛弱小
兒患先天[illegible]均宜服之
▲定價大瓶二元▼
▲價小瓶一元二角▼
上海五洲大藥房發行
各埠均有出售

上海

童詩聞

會計師
總事所務
三月八日（正月廿四）遷至北京路一百號三樓第十號
（鹽業銀行）
照常辦公
電話中央五二七號
電報掛號上海傷字

中德平民產科醫院

專收產婦 收生費
醫藥費 住宿費
一概不收 每日只
收飯資三角 如遇
赤貧 並免飯資
地址靜安寺路張家
浜七十號電話西六
一三

中德醫院

本院主治內外科花柳皮膚科產婦人科 新法注射
包期治療眼耳喉鼻科 小兒科 戒烟科 新法專門無痛苦
潔病房 空氣新鮮 看護週清 並備有
到養病最宜 敝院本慈善之宗旨以濟世爲己任收手術藥費各費格
外從廉幸請賜顧 地址上海靜安寺路張家浜七十號 電話西六一三

本醫生發明此丸藥性和平無攻伐瀉壟之弊有清毒止痛之功專治新久五淋白濁不論體虛濕熱或花柳傳染有痛無痛均能保證患者藥到病除永不復發患此症者不可不試
每科二元 半料一元
各埠大藥房大公司均有出售
總發行所 上海三馬路大舞台對面 姚佐頡大藥房啟

馬見之胃藥
上效治聖散

此散採用中西上等藥料配製而成專治一切肝胃氣痛及肚腹瀉漏氣飽胸痛悶氣噎嘈啐喘急脹等症重者服一服輕者用開水送下閉能愈半肝胃氣痛服之亦不起可收奇效煎服病不減[illegible]前服者年久日於一痛不發而時下每服等因愈而連服三天必獲全永遠不發 朱子章秘製 蛟川

◀能治▶
貢有意想不到之效力
肚痛腹 瀉胸悶 氣噎肝 胃氣痛 哮喘氣 急停食 飽脹

總發行所上海四馬路望平街中央各報館代售[illegible]大東房二房公司 外埠均有各大藥房代售 先施永安三公司[illegible]後 [illegible]大沙市[illegible]城 夾陽里中口[illegible]南京路 房馬路有漢[illegible]府 街南洋公司[illegible]光 大陸美[illegible]府 辯理[illegible]

本報特請江一平大律師爲常年法律顧問

關於本報一切法律行爲均歸江一平大律師代爲辦理接洽此告

笑報社特啓

金鼠牌香煙

鼎鼎香煙 厥名金鼠
氣馥如蘭 價廉如許
可以集思 可以添趣
日來安鐵 華夷同與

各紙煙號均有出售

中國華成烟草公司製

日用所需 費輕易取
有烟以來 無此美舉
貨高價低 良非自詡
惠顧須知 吉光片羽

毛詩一首 有序

(馬襄)

正在出恭、偸閒便讀友人來信、信裏却附着幾首詩囑和、因即景成一首、所謂毛詩者、毛厠中之詩也、

萬卷詩書一步樓、江源偏教往西流、(今日尿向西面放)春猫情急傍籬落、(抬頭遙望一對猫兒正在上勁偶一情急失脚滾滾由籬際落下)惡狗餓傷涉水游、(我恭還沒有拉出便有一隻彪形大狗涉水而來想係餓傷者)渺渺紅衣深舊夢、(南方盡用紅漆馬桶因着狗來討厭便起不少今昔之感)堆堆黃土又新傳、(現在却是兩堆黃土墳脚)吟成寶塔還長嘯、等是身輕落野鷗、

肚腸小傳

(臭翁)

肚腸先生、姓杜名尙、人家都叫他肚腸、不知是什麼地方人、也不詳他的出身、性好女色、又極愛喝酒、故而他的面孔時時通紅、身材極短、不滿五尺、年紀雖不老、然而于思于思的連鬢鬍子長得却很濃、因此也有人稱他通紅老頭子、(並不是晶報的通紅老頭子、特此愼重聲明、)終日裏厠身於粉白黛綠間、胡鬧、見女性每每饞涎欲滴、輒高聲狂呼道、吾醉欲眠、但是酒量不洪、稍飲即醉、醉了之後、便躺頭頭擺腦的亂吐、吐出來的東西、很髒很髒、顏色帶白而且有魚腥臭的氣味、吐過之後、便似陳死人般的睡着了、不過待到醒了以後、還是要喝、大有一日不可無此君的樣子、游戲之場、電影之院、鹹肉之莊、肚腸先生時時有他的蹤跡、見了朋友、每每呼曰、喂、拖肚腸去麼、朋友們聽了這句話、都莫明其妙、不敢追隨、一天、肚腸先生獨酌於飯店街老正興館、叫了盤炒圈子、正在自飲自酌的當兒、忽的身傍邊桌上、坐着一位異性的朋友、不時把無線電報般勤地送過來、肚腸先生合該和這異性朋友有緣、漸漸地兩人就搭訕起來、這位異性朋友原來姓談名字、綽號叫痰盂女士、意思這隻痰盂是無論何人都可以吐痰的、她的綽號、也由此而起、兩人既相熟了後、換了個幽靜的所在、肚腸先生和這痰盂女士就大開筵席的暢飲起來、你一盃、我一鍾、兩人眞是棋逢敵手、將遇良材、直飲得興盡而罷、究竟這位肚腸先生、他喝酒、喝得日子久了、便中了酒毒、起初步履艱難、走起路來似拎了鳥籠一般、後來鼻子上居然爛起來了、急急的請醫生去診治、打了六針六零之六、化去了六十六元、並且醫生還再三叮囑他、以後不能再喝酒、否則難免將來酒毒重發、不可收拾、然而江山好改、本性難移、肚腸先生病好以後、又日日醉、夜夜醉、每飲必醉、每醒輒飲、如此的沒有多日、竟然應了醫生叮囑的話、酒毒重發、病勢奇險、醫生爲之束手、就在三月三日那天、脫離塵世、嗚呼哀哉了、從此游戲之場、鹹肉之莊、便沒有肚腸先生的蹤跡、

美日盼兮

□碧孃雲霞之本來面目□

春風得意彌陀恚

(碧翁)

新劇家陳春風、因攏心關係、於去年年底與誘社解約、即爲寧波方面聘去、既而阿彌陀佛又中悔、即與凌心愛商、使心愛至春風所寓之旅社譬解勸喻、於是春風遂置寧波方面之約於不顧、仍爲誘社效力如初、然寧波方面久邀不至、殊不甘休、即向阿彌陀佛理論、謂旣不放春風走、即不應與之解約、使之與此間訂合同、今此間發傳單登廣告之損失已不少、非由汝賠償不可、阿彌陀佛大恚、訴於社主、然寧波方面亦爲有勢力者、聞訊亦大怒、當晚雇汽車多輛、持手槍利刃、趨車至阿彌陀佛之居、謀刧春風而做阿彌陀佛、阿彌陀佛得此消息、知力不敵、急以德律風告外洋察拏局、謂有盜刧、而已則踰垣走避之、幸寧波方面因未見春風及阿彌陀佛即去、待外洋察拏局人來、已寂無人影、始未釀禍、現聞已由誘社社主逸人圓講調和、不日由春風赴甬幫忙數天、以了解此事云、

莫名其尼姑庵

(陸地客)

這一期(七十一期)的三日畫報裏頭、刊着當大名鼎鼎的梅花館主輯的『美人名士之血淚』上篇、是龍健行著的『張九如小史』、起初在下讀了這篇、好果是好、不過很像眼熟、似曾在那裏見過了的、因爲篇末有『惜花詞六首、這是很輕便記憶的、不知不覺把眼睛閉上、頓時到腦海中去窮搜苦覓、不一回、哈哈、果然想到了、去年海報裏頭不是刊過惜花詞的麼、當下便把海報一齊拿出來、好容易翻到十二月初四日出版的海報第一五一號裏頭、有著名『健行』的『惜花詞』後面還附刊着兼南湖的什麼『爲南一女子張九如題惜花詞圖影二首』和『再題惜花詞圖影』、講到那位『龍健行』當然便是『健行』了、哈哈、在下已費了多大功夫、把這期三日畫報刊的『張九如小史』和海報刊載的『惜花詞』細細校閱一下、眞是一字無訛、再對恐怕也沒有了、倘學生在校裏照這樣做法、教師一定可稱贊是『那麼漂亮、致得很好』的了、但是我不明白倘然說健行因爲愛惜他的大作惜花詞、在海報裏刊了、還嫌不廣、故再從三日畫報發表罷、卻爲何又加了這虛名的什麼梅花館主輯的美人名字之血淚呢、眞是百思不得其解了、說是三日稿荒、請梅花館主撰稿、他老人家自己撰不出、故而替輯爲名、刊入家已載過的作品罷、卻又不對、因爲三日畫報裏撰稿健將如平君翠棚等等儘多着啊、難道這些材料都沒設法處麼、何况梅花館主是何等大材廣識的高明雅士、在三日裏亦很賣力出彩、怎肯竟把刊過的作品濫充篇幅呢、哈哈、這眞又是于想不得其解了、妙、妙、妙不可和台粉啊、不過有些兒莫名其尼姑庵罷了、

還有七十二期三日畫報、雖然現在還沒出版、在下可堅決的斷定、其中必有篇美人名士之血淚的下篇、而且必定就是海報刊過的南湖『題惜花詞圖影』和『再題惜花詞圖影』呢、不信等着瞧吧、

加潤

(太爺)

記得有樁笑話、說是有個老畫家、很看中他的媳婦兒、苦沒有機會、有天他媳婦忽然肚子痛起來、恰巧家裏的人、祇有他們翁媳兩個、老畫家道、我替你畫一畫、媳婦信以爲眞、就答應讓他畫、老頭兒拿出玉筆、左畫右畫、畫到柳暗花明的去處、與又一村裏直送了進去、媳婦道、這算什麼、老頭兒道、這畫不同小可、所以非加潤筆不可了、

理想中之梅花會

田黎發起梅花會於滬上、裙屐紛紜、盛極一時、不侫未克與盛、心嚮往焉、因作理想之梅花會、自謂盛況固百倍於田黎之會也、

綠梅初綻、紅梅未落之際、集梅花大會於梅花清夢之廬、時下名彥、聞風而至者數百人、擇其可記者、拉雜誌之、

梅花清夢廬、有巨大鏡屏、上鐫許指嚴鄧尉探梅記全文、爲清道人李梅庵手書、

是日特備京戲、戲提調爲評劇家梅君健鑫、壓軸戲爲梅蘭芳之二度梅、開鑼戲爲天橋坤伶小素梅之秦雪梅弔孝、

席間有效大中華百合年會時僞新婚之戲、拈得新娘者、爲女明星楊耐梅、拈得新郎者、爲人心主伊梅覺、有著名頑皮兒童、强之接吻、耐梅絕不扭捏、頑皮兒童何、蓋梅官范菊高也、

有伉儷二人、連席唱喝、若不勝情、爲頑醺着些兒麻上來者、不期同聲、聲震屋宇、二人微笑領情、請敎姓名、始知爲雙梅花龕主人鄭逸梅先生周壽梅少奶奶、

有一介嬡、素服淡粧、默坐一隅、幽艷雅潔、恍若綠萼綠萼、而蛾眉雙鎖、興致蕭索、惟靜索詩句、不與人語、是蓋小梅花館主人、女詩人、范冷芳女士是也、

座有新詩人某君、即席得句、錄其舊句示衆、有『正月裏梅花香噴噴』暨『霧頭觸到印度國』二句、最爲衆所欽服、

席散、座衆爭集、名伶梅蘭芳之後、暨明星楊耐梅之前、爭先恐後、幾至用武、人呼之爲中梅毒、蘭芳含笑不校、耐梅大發嬌嗔、詔耐舊格種人、眞正弗是生意經、(老梅椿)

上海肇豐行肥田粉部啟事

本行德國九牛牌二虎牌肥田粉自行銷以來成績卓著茲因福建閩海道屬十五縣已將九牛牌訂歸與福州南台于盧旅社豐茂公司經理該十五縣農商各界如欲採辦或擔認分銷者請與豐茂接洽該公司駐滬辦事處設在百老滙路一百廿一號經理人陳少華君李仲業君此佈 上海界路一七二號肇豐行啓

壽堂速記

(賀客之一)

某日、爲某長妻父妻母、六十雙壽誕期、某長倚半子之禮、特在前一日、借其妻妾子女、鼓輪回里、前往祝嘏、

其岳有二子、年皆長大、幼已抱孫、長則尙虛中饋、因連娶五妻、而離其三又追死其二、是以無人再敢顧問、此次壽慶、俗禮以子女方面、須對對成雙、方增吉祥、其父母有鑒於此、急不暇擇、即以成衣匠之女、配爲夫婦、傳庚文定報日行盤等禮節、於初十一日中、赶辦完禮、翌晨便草草成婚、竟無人知、刪繁就簡、確應提倡、惟終身大事、出之急就成章、是否其舍有臨時作用、外人不得而知、惟聞成衣匠、鑒於前事、頗有戒心、在說合時、即提出條件、並指定以林某保証、而其約據上、載寫出如果以後離異、須由男家出洋一千元、作爲養贍云云、別開生面、亦婚姻史上一大笑話也、

是日設大禮堂於私宅、軍樂兩隊、係某長帶來者、拜壽者、大半爲水警部屬、及緝私營官、蹌蹌一堂、無非肩擺老爺、(俗稱水警緝私之船長爲肩擺老爺)據云均因某長之關係、而緝私統領、又爲某長提拔之人、所以全體來賀、借光女壻、足稱福人、

賀客之次者、爲其長子之徒子徒孫、對於壽堂上之稱呼、或稱之曰祖爺、班老、又稱之曰大父、上代、非常奇怪、而詢其自名、則非叫某某麻子、即曰某某老頭、殆皆江湖之流亞、其所送壽禮、開較之水警緝私、更爲豐厚、

最次則爲壽母之寄女、姨女、如妹等三種、呼姐喚娘、如鶯鳴谷、請安祝壽、滿地裙釵、蓋壽母係女界中之老前輩、平時本領袖衆香國也、東廳有壽幛二軸、一則爲姜某所送、上稱內寄母、下寫寄壻、一爲王某所贈、下欵自稱爲姨甥壻、而姜王兩人、人皆素知與壽母無羅繫、羣以爲怪、後悉姜某、現姘識壽母之寄女鵑小姐、王某則新近結識口叫壽母爲姨娘之金大姐、所以有此假借、査稱呼在禮節上，界限極嚴、豈可亂道、而彼輩竟從不正當方面着想、亦云奇矣、

統計是日賀客、九流三教、可云完全、有天台山和尙一、特來恭祝、一到大門、即念陀佛、禮送心經一部、延壽符四張、據云此人、曾充某長部下連長、新近落髮、六根尙未清淨、故在牌九上、輸去四百元、一担佛裝、能値幾何、幸有奇楠念珠一串、向壽母抵押、始得過去、尙有尼姑十餘人、年皆在妙齡、淡裝素面、夾雜於紅粉隊裏、幾疑爲白蓮花、人多注目、而大名鼎鼎星家賀神處、亦來光顧、特爲壽翁壽母、排算年庚、言福祿駢增、宜男多子、遐齡大壽、勝比南山云云、並有新劇家費某、當落拓時、曾受壽母之照應、故此次偕其妻女、稱觴來頌、有壽幛一、上稱恩父母大人、而下書學恩男子、惟既稱受恩、何再書男子兩字、未免不經、

壽期適當新年、賭與甚豪、一時壽堂變爲賭場、而壽母之房內、竟如小押當、時有大人物家之姨太太十餘人、打群甚巨、號稱泥臘燭之某、推牌九三方、輸去一千、只有二百現洋、完全被十餘之姨太太所打着、竟分文不許拖欠、某大窘、詭稱往船上取來、又不放出門、不得已將身帶之手槍作爲押欵、數上不足、乃脫下狐嵌袍子、向壽母抵借還淸、然已哄動一時、傳爲話柄矣、

記者因見此次壽誕之光怪陸離、爲特紀其一二趣聞、以一新閱者之耳目、

新年新世界看長人糊裏糊塗口占偶成即呈君狂並諸大文豪笑正

(張皇)

最可恨、日本欺我們、最可歎、矮閣組不成、古今來、矮子吃臭屁、故所以、肚裏疙瘩多、小生復姓公滸、單名一個短字、人稱三寸丁短先生是也、今日天氣清和、閒暇無事、不免出去遊耍遊耍、說得有理、出得門來、好一派高爽天氣也、老矮瓜、自走路、碰狗頭、掃屁股、遙遙一里無多路、慌忙走了萬千步、看看仍然未半途、滿身極汗流如雨、要同家腿中無力、蹲下去打個瞌銃、哈哈、說說笑笑、看看笑報、矮人看過、忽比天高、頭掃着三十三天、脚伸進十八層地獄、倒又累我擔心、死後棺材無處買、只能切斷萬千刀、這叫做短短長長說一泡、(枕綠兄、你要罵我矮子、却罵了無涯這長子了、哈哈、阿彌陀佛、君附識、)

與蠡盧談

(玉珍)

昨閱本報、載蠡盧君之易姓記大作、述女導演某女士事、頗多失實之處、玉珍與女士係數年知友、對於女士之爲導演始末、略知梗概、故願爲蠡盧君一述也、

女士本爲上海公司演員、在(弟弟重返故鄉)片中、歷任要角、對於銀幕資格、經歷有年、去歲自組公司、因戀於海上女演員之混雜、與紙上女明星之穢史、將寒滿篇幅、雖由一般女子之自願墮落、然頗有一般男子、因着報之慾慾難遂、懷恨在心、因作此誹謗之文字者、實堪令人不寒而慄、女士因深知此中危機、故寧棄女明星之希望、而從事導演、研究學習、本其初志、實未敢以女導演自命也、若夫報紙上之廣告、乃出於公司職員之主張、或以此爲號召則有之、蠡盧所謂、鷸蚌相爭、漁翁得利、則全然不確也、惟蠡盧謂女子導演之片、歐美猶無之、追論吾國、此言抑何甘落人後、無怪外人譏吾國人、善摹仿心而無創造力也、女士本羅敷有夫、然仍秉母性、未嘗一易其姓氏、詎處請門榜上易姓之說、不知從何而起、致令人莫明其土地堂矣、總之吾國電影事業、尙在萌芽時代、雖國人之扶助尙不及、望勿以此等攜殘文字、使電影前途永陷於黑暗之境耳、

醫聖

(岳岳)

中醫俞叔冶、精內科、其診所設於跑馬廳之畔、固亦側身滬上名醫之列者也、其人更雅擅崑曲、嘗爲尖報作崑曲談話、纍月不絕、有乞其高歌一曲者、則謂頗能極抑揚之致、愈有叔母某氏、早賦寡鵠、幽閒獨處、深惜年華、花前輒自嗟命薄、月下更未免情傷、愈因憐其孤獨、頗克盡子侄禮、匪特此也、愈以欲解其叔母之愁悶也、乃又思所以慰藉之者、於是進一步而以身作則、爲其亡叔代勞、體貼入微、克盡厥職、家庭之內、其樂融融洩洩、人成諒其苦心、謂其彌補天之缺憾、功不可沒、野史氏聞而言曰、是醫中之聖也、因爲之記而贊曰、

不愧國手、獨能醫情、彪炳千古、是曰醫聖、

明星之魔力

守仁

馬路電訊

▼好報經理與天水兒女女一案、已成廣陵散、方人也老板僅由外洋察拏局傳去略訊問、並不若何根究、故日來已復其嘻嘻哈哈之故態、(手踵先生)

▼快活報國粹律師因女傑起居注一案、外洋察拏局將不利於律師、已於眞晨出亡、(弄堂博士)

▼快活報國粹律師出亡後、以報務交『顧影佛也憐』主持、佛也憐者、即電影明星根遠陳女士稱其小佛之者、成扁方形之小夥子也、(影外人)

▼上期本報所載、八大樓空之主人淩芳紅、本節在小花園花草芳家、重彈舊調、(非花)

▼訓朋影片公司、於今日上午在中央大戲院試映斷腸花影片、(凌波)

▼醫史公竊仿太史公自序之例、著自傳一篇、傳中係記其在大世界之謎台豔遇、(瑪瑙)

▼與本報同姓之某舞台、今春營業不佳、又因去年年底之新工、拖板不允發給、後台自印戲票、打打野鷄、亦被老板登報否認、以是大有解體之勢、現聞刀口氏已脫離、後台即由大川老秋兩人維持云、(快活人)

長篇社會小說 春色惱人錄

(四) 荒唐生

第一回 癡雲疑雨春到人間 巧笑曼睇艷驚海市

這時候、他兩個小房子又都解散了、光身子住在新惠中、正待招尋他今日中所需要的伴侶、齊巧那位邱洪從北京下來、也住在新惠中裏、他們兩個人、原是世交、又是同學、小時候是很要好的、後來邱洪離開了杭州、便從此不通音問、直到了現在、那志新拼性命的向脂粉隊裏討生活做、幾年以來、腦筋中早已沒有了邱洪的影子了、何况樓房裏的旅客、都是自管着自、用不着通聞問的、所以邱洪在新惠中住了十多天、志新也住了一個多禮拜、而且還同住在一層樓上、祇相隔了三個房間、但是他們竟沒有覿過一次面、也是事有湊巧、這一日志新約了一個人、一淘從大新舞臺看了荀慧生的玉堂春回來、那人叫作媚香樓老五、是新近一節新做上的、他原做着媚香樓老四、並且要好得甚是可觀、做了一節、少說也要化上三四千銀子、可是到了節邊、他們倆的裂痕、便又漸漸地發現了、老四是曉得他脾氣的、知道他老脾氣又發作了、而且他這個脾氣一發、除出走散、竟沒有別的辦法、好在做了他以後、已經撈摸着了不少、也不必一定硬要尋着他、也就罷了、